



今年7月落成的杭州国家版本馆,即文润阁,坐倚良渚、放怀江南,是浙江一处崭新的文化地标,汇聚了浙江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磅礴之力,也是江南千古文脉传承的璀璨硕果,开馆以来,惊艳四方。

踏入杭州国家版本馆南大门,扑面而来的,是巨大的“梅子青”屏扇。那温润的绿仿佛倾泻而下,像远山,像碧水,拉开了一个宽银幕版的文润阁入口。

杭州国家版本馆一共采用了251 槿屏扇,由7万片纯手

工烧制的青瓷片组成,全部来自浙江龙泉窑。在整个青瓷的工艺与艺术史上,很难找到如此大规模的应用。

从日常器皿化身宏大建筑,从生活场景移入传世工程,青瓷一脉,在江南绵延千年,在这个最新的文化地标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丽水市政协委员、龙泉青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金逸瑞创建的南宋哥窑瓷业有限公司,是杭州国家版本馆3家青瓷屏扇生产企业之一,让我们一起听他讲述背后的故事。



创新:突破尺度限制

制作杭州国家版本馆的青瓷屏扇,用的是特制的新式窑炉。金逸瑞的公司共制作了3个,从去年4月起夜以继日地投入烧制,才成就了这万片青瓷。

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些貌不惊人的窑炉,却想不到其中蕴藏着如此多的奥秘。

这一切要从金逸瑞参加的一次颇为神秘的会议开始。2020年7月,杭州来的团队在龙泉征召企业,说要做一个大工程,条件是能够制造30厘米×80厘米左右的大块青瓷板。

当地20余家重点生产厂家都去了。“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金逸瑞说。

窑板对表面平整度的要求与日常瓷器天差地别。一位巧匠在陶轮旋转的离心力下能以双手塑造出圆滑的弧度,但一块平整无瑕的青瓷板,非机器切割往往难以达成。他们无法想象这么大的青瓷板会用在什么场合。

金逸瑞指着桌上的一块书本大小的茶盘说:“之前,这样大小的窑板都很难做。”

开会回来后,他还是琢磨开了。遥想南宋时期,龙泉窑一反越窑的深沉,以“胎薄如纸,釉厚如玉”的轻盈通透惊艳世人,达登峰造极之境。这与当时的工匠以黏度更大的石灰碱釉替代石灰釉,首创“多次素烧,多次施釉”的技术密不可分。

金逸瑞说:“一次创新,其实就是跨过了之前技术上的某个界限。”

没有任何捷径,他只能一遍遍烧制、摸索。版本馆的设计团队、工程专家也数次来到龙泉,共同商讨方案,给了金逸瑞莫大的信心。

历时半年,烧出的瓷板从15厘米×30厘米、20厘米×40厘米的小尺寸,逐渐扩大到当时窑炉所能容纳的最大尺寸30厘米×60厘米。

此时,起初的20多家企业在试验中一一退出,最终只剩下金逸瑞的龙泉市南宋哥窑瓷业有限公司以及龙泉瓯江青瓷有限公司、龙泉市宝溪先明瓷厂3家,进入最终的研发生产环节。

金逸瑞意识到,要进一步突破尺寸的限制,必须为青瓷板量身定制新的大型设备。新窑炉好不容易做出来,又带来了其他问题。在窑炉内部,20余层层间距约5厘米的隔板整齐叠放,全部装入青瓷板后,整个炉子增加约平时两倍的重量,带来承重隐患。金逸瑞不得不重新设计窑车轨道,用铁件二次加固底座。

窑板间隔密集,冷却不够快怎么办?金逸瑞再次想出妙招,在窑炉侧面、正面各开出若干通气孔。

这一年多,金逸瑞把其他的订单都推掉了。当第一块烧制成功的青瓷屏扇出炉,他不禁轻呼了一声。

在这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中,曾蕴含过历代青瓷艺术家的多少创新之举,至今这窑火仍在跳跃不已。

政协委员与杭州国家版本馆的

「青瓷之约」

□ 竺三文 涂佳煜 陈艳燕

青是山水之色。龙泉地处群山环抱之间,瓯江水之源,山水的灵魂便附着于瓷胎之上。陶瓷考古学家朱伯谦记载:“龙泉窑开创于三国西晋,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

金逸瑞酷爱这一份青。后来,他知道了这些产品将用作国家工程,用作国家版本馆的主要构件,更感到一种冥冥中的必然。

代表“青瓷釉色与质地之顶峰”的梅子青,色如挂枝初梅,青翠碧绿,正应了杭州国家版本馆“文润阁”的“润”字。

然而,二次烧成的青瓷板经过切割修整,四面会露出白色的坯边,侧面看去不免破坏屏扇整体的色彩。为此,青瓷扇板除尺寸的突破外,还一改以往的两次烧成为三次烧成。

打破常规的第三次炉烧,就是为了这1厘米宽的细边也能挂上精致的釉色。金逸瑞期

望,即便在百年之后,每一片瓷板被拆下来,都是一件传世的艺术品。

这份对青瓷的执念,深深地根植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龙泉窑的复兴之中。

当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沉睡的龙泉窑火被重新点燃。新成立的龙泉国营上垟瓷厂汇集了一批青瓷艺术的泰斗级人物,其中有国家级非遗龙泉青瓷传承人徐朝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夏侯文等。

金逸瑞一家也赶上了这波浪潮。1955年,他的父亲才15岁就从温州到龙泉做青瓷。后来,生了兄弟姐妹6个,现在5个都在从事青瓷行业。

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两年之前,金逸瑞已经正式师从徐朝兴大师。青瓷艺术的接力棒传到了他这一代的手中。如今,金逸瑞和长兄金逸林、金逸荣3人均已是工艺美术大师,成为龙泉青

瓷血脉延续的中坚力量。

这次的青瓷屏扇,多一次烧制,完工时间就将增加15小时。不仅如此,青瓷在第三次烧成时,挂釉极其困难,还非常容易开裂。“经常是一窑又一窑推进去,拉出来全都断成好几截,最终的成品率只有50%。”金逸瑞不无心痛地说。

这种不惜工本的做法,为的是细节之处的尽善尽美,为的是将他所热爱的青瓷臻于极致。

版本馆尚在建造中期,金逸瑞来到杭州,看到了只安装了一半的屏扇,就把他激动坏了。目睹日夜触摸的瓷片、千番调制的色泽以如此宏大的形式铺陈开来,在国家级文化工程中被大面积运用,他的感动与骄傲之情无以言表。

他一遍遍地跟我们强调:“青瓷终于被作为主体去运用,不再是装饰、附带、点缀,是一万平方米的主体啊!”

执着:寻觅极致之青

传承:想象无限可能

“瓷器里有最深的文化。”金逸瑞的这句话,道出了他传承青瓷制作技艺36年的经验,更道出了这次承接杭州国家版本馆工程的感悟。

试烧留下的近万件“废板”,金逸瑞舍不得丢。在他的工作室里,有各种切割下来的青瓷屏扇。他不时地摩挲它们,想象它们各种可能的形态。

南宋青瓷,插花瓶、饮茶杯、焚香炉,釉色纯净天然,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是宋人生活美学的极致展现。

杭州国家版本馆,青瓷屏扇整体的大气铺陈,开如层峦叠翠,合如粼粼碧波。原来青瓷还可以传递这样一种正在进行时的文化自信。

大尺寸、三次烧成,大面积铺设,在金逸瑞看来,这是杭州国家版本馆青瓷屏扇的3项创举。这种对于龙泉青瓷的大胆运用,在将其艺术造诣推向高峰的同时,也为龙泉青瓷未来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门。

现在,金逸瑞和他的同行,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寻觅龙泉青瓷中古今相通的人文意蕴,触

摸古典青瓷中现实的温度。

曾几何时,龙泉青瓷以“雪拉同”的美名流传世界,输出的不仅是器物,更是中国的智慧和生活方式。在宋元时期,这里集中了独步天下的顶级制造技术,被后人称为当时的“硅谷”。今天的龙泉,依然有“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神姿,依然有“雨过天青云破处”的风华。

杭州国家版本馆的青瓷屏扇开开合合,打开的不仅是版本珍藏的宝库,也是传承千年的龙泉青瓷的无限可能。

